

疫情打不垮的山里人

□重庆 施崇伟

被新冠关了几个月，终于允许外出时，我们一家人带上防疫所用的物品就急匆匆地驾车出发了。傍晚时分，过了慈利后的分岔路口，已看到进入张家界牌子的牌子。我们犹豫着，是进城里住下还是直接上山呢？前方见有一个戴口罩的小伙子在向我们招手。

年轻人二十来岁，山里人的黑脸膛，读书人的斯文眼镜，手里拿着张家界的画册和一张介绍农家乐的广告单。原来是山上开农家乐的。小伙子靠近车窗前，在地图上比画着他家的位置。他指着地图：“这里就是我们家，在大山的风景里，可提供食宿。昨天才开张营业，我们按政府要求全进行了消毒。我家一出门就可以登天子阁，袁家界、杨家界隔得很近。”看着小伙子既有山里人的朴实，又说话文绉绉的，感觉值得信任，便叫他上了车，跟他而去。

一路盘旋而上，我们听小伙子讲着张家界的故事。从亿万年前的“燕山运动”到武陵源的湘楚文化，从武陵源的“五绝”风光，到张家界的悠然闲适，小伙子讲得头头是道。看得出，既熟悉这座大山，又满有文化。

当说起天子山时，隔着口罩也能感觉到他更是眉飞色舞。他告诉

我们，他的家就住在天子山。天子山是因古代土家族领袖向大坤率领当地农民起义自称“天子”而得名，素有“扩大的盆景、缩小的仙境”之美誉，是张家界地貌的精华代表……

“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仙境里，我觉得我好幸运好幸福。”小伙子姓向，地地道道的山里人。

问起小向的身世，他真还是个读书人，在厦门大学念书，因为疫情推迟了开学，就帮着家里打理农家乐。

在山下时是阳光明媚，行至山腰就升起了云雾。越往上行，越是浓雾弥漫，耸立的群山环抱于迷雾中，犹入仙境。我全靠有小向的指引，驾着车缓慢前行。

小向的家在一片茂密的树林中。已经看到一位中年妇女站在暮色下的土墙木屋门前。那是他母亲，也戴着口罩。

母子俩帮忙把行李搬下车，送进房间，就去给我们弄晚餐去了。房间很整洁，我推开窗，大山的气息在夜色里涌了进来。

不大一会儿工夫，一屋子都飘着美食的香味。我闲着没事，踱进厨房，只见娘儿俩正忙乎。“你们家就你俩人？”向妈妈听我在问话，望着我愣了一眼，便给我聊了起来。两年前，小向爹患了癌症。儿子上高中，丈夫要治病，沉重的担子压在向妈

妈的身上。结果丈夫还是撒手人寰。小向很争气，考上大学了。每到假期就回家帮着妈妈一起干农活，经营农家乐。

吃过饭，母子俩又忙到很晚。整个大山寂静着。迷迷糊糊中，我被窗外、门外的声音惊醒。窗外下起了雨，还伴着偶尔的雷声。我披衣而起，堂屋里，像是一对情侣的年轻人成了落汤鸡。他们上山迷了路，到现在还没找到住宿。小向无助地说：“因为才营业，我们家只准备了两个房间，已经住人了。”小情侣失望着，漂亮的女孩还冷得有些哆嗦。向妈妈和孩子商量着：“孩子，你就睡客厅的沙发吧，把你的屋子让给哥哥姐姐将就一宿。”小情侣感激地不停说着：“谢谢，真的感谢你们的收留啊。”“还没吃饭吧？我给你们煮碗面条吧。”

我回到自个的房间，听着雨声，渐入梦乡。

天亮了，雨歇了。我们别了小向母子，走向天子山的万壑峰林，欣赏着杨家界的绝美峰峰，惊叹于袁家界的“外星世界”……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这方纯净山水，这股雄奇山峰，养育着山里人。我相信，如山间草木般纯朴、善良的山里人，他们也像挺立的峰石一般坚韧不拔，是什么样的疫情病毒也打不垮的！

父母的谷雨

□湖北黄冈 王丽

从小在农村长大，印象中谷雨一到，父母就忙开了。父亲最拿手的是下秧，把谷种撒在秧田里育苗。秧田总是被父亲整得平平的，水浅浅的，谷种被撒得匀匀的。末了，还用木板抹平，让谷种好下根。父亲站在秧田里，那拿着木板的样子，就像母亲烫衣服一样。谷种下好了，插上竹片，盖上薄膜，便大功告成。秧棚里温度高，要不了几天谷种就发芽，根嫩黄嫩黄的，像刚孵出来小鸡的嘴。父亲担心有鸟雀啄食稻种，常派我看秧田。所以，那薄膜总是被我泥块压了又压，不让贪吃的鸟雀钻进去。

村里也有种了一辈子庄稼却不会撒谷种的，父亲总是热心地把谷种下在我家秧田里。秧田下秧久了，大家把那块田叫老秧田，父亲自然成了下秧的老把子了。

“谷雨前后，种瓜点豆”，刚下完秧，父母就忙着侍弄瓜果蔬菜。好田好地要种水稻和花生，父母舍不得拿出来种瓜果。于是田边角成了瓜果的主阵地，这里补点南瓜，那里种上几棵玉米，甚至房前屋后都被他们开发出来，种满了藤藤蔓蔓。厨房的墙壁上爬满了藤蔓，多半是丝瓜和苦瓜。有时烧菜，能顺手从窗户上摘下一

段丝瓜或几个苦瓜来，就着铁锅炒了，感觉特别惬意。

瓜果还没种完，父母又要抢着去种土豆什么的，一天比一天赶。“不能等等再种吗，何必那么赶呢？”有天我不解地问。“时令不等人，也等不得的，”父亲总是笑着说，“种庄稼可不像你们做工，错过了农时，一年的收成就要打折扣了。”那时还不以为然，以为只要种下去总会有收获的。后来和老公侍弄了一垄红薯，才知道早种和迟种效果大不一样，对时令也开始敬畏起来。

“棉花种在谷雨前，开得利索苗儿全”，这是母亲经常念叨的。谷雨再忙，母亲每年都要种点棉花，也不多，够给我们添床新棉被就行。棉花发芽后，几乎一天能长一对叶出来，特别是遇到下雨天气。棉苗生长迅速，很快就绿成一片，到秋季又是一地白花花的棉花，想着就很温暖。

“杨花落尽子规啼”，谷雨过后是夏天，再想种瓜点豆就错过了季节，影响了收成。“错过了农时，就错过了收获”，这是父亲常常说的话，我一直记在心里。

知是一年谷雨来，万物逢时皆美好。父母的谷雨，告诉我不能错过农时，人生的谷雨何尝不是一样。

冬去春来不负爱

□南京 刘月雄

3月17日起，援鄂医疗队开始有序撤离，湖北人民用各种形式各种规格，含泪送别他们心中的英雄。近来，每每看到这样的报道，心中都久久不能平复。道不完的谢，鞠不完的躬，流不尽的泪……是的，共对生死同患难，多少坚守多少苦累，唯有泪来诉。

岁月不负爱。惊蛰雷响，春天像刚会走路的小人儿，急促而踉跄地奔来了，迎接出征归来的战士。鸟儿叽叽喳喳，衔来花草的信息，在枝叶间传递，清脆的声音跌宕生趣。室外春光无限好，天地明丽，五颜六色集结而来，昨天还裹得羞湿的花苞，今晨一股脑儿全开了，一簇簇、一片片，洒了笑，活泼泼一路扬开；迎春花露出黄润的笑脸，二月兰摆动淡紫的花瓣翩翩起舞，玉兰亭亭玉立，桃花娇媚动人，樱花披云浮霞，海棠领

首低眉，山茶眉开眼笑。花儿一茬茬地盛开，密密层层，你来我往，此起彼伏，好不热闹。

大自然简单而迷人，阳光温煦，和风细雨就能剪裁出万紫千红生机勃勃的春天。人世间的千家万户，凡尘烟火，点点滴滴，熏染得更温暖如春。白袍披甲时，千叮万嘱打包随行，此后，跟着心爱的人，牵挂翻山越岭，等待辗转反侧，无眠的枕上落满忧虑：“你可好？”你若安好，便是春天。“赵英明，你平安回来，一年的家务我包了”，送别时最美的情话，犹记在心，而今归来，幸福已落地生花；情侣隔着玻璃的吻别，成了浪漫的印戳，已盖在爱的证件上，陪他们痴守此生。

人间不负爱，“没有不可治愈的伤痛，没有不能结束的沉沦，所有失去的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”，走过漫漫长冬，爱的花朵正在春天绚丽绽放。

空椅子

□南京 彭凌远

去年有段时间，我迷上了象棋，每天都缠着老爸陪着我练。但他工作常常很忙，那天我让他和我下几局，他说明天单位开会要赶着做文件，推说明天再陪我下。第二天我放学回家，想到今天终于可以和我切磋一下所学的新招数，心里不禁有些得意。门铃响了，我冲过去开门，可进来的只有妈妈。我向妈妈身后张望：“我爸没回来吗？”“你爸今天临时加班，可能会晚些回来。”霎时间，我就像个泄了气的皮球，一屁股跌坐在鞋柜上。妈妈笑着说：“真是的，明天再下不也一样吗？我今天买了你喜欢吃的烤鸡，快来吃饭。”

饭菜上桌，我却不大有胃口。我、妈妈和对面的那把空椅子，都默默无语。妈妈匆忙吃完饭，看见我呆呆坐在那儿一动不动，似乎有些生气：“不买给你吃的时候你吵着要吃，买给你吃你又不吃了。”说着便走进了她的房间，将

房门一关，如往日一样去准备明天的工作。

我静静地注视着对面那张空椅子，那本是我爸的座位。爸爸吃饭时说笑的情景浮现在我眼前。原来他平日的那些唠唠叨叨，是我们这个家的温度调节器。菜都凉了，我懒懒地从烤鸡上掰下一只鸡腿咬了一口，仍有些余热的卤汁从肉里蹦出来，但我却觉得它没那么香了。放下筷子，我又看到那把空椅子，白色的桦木反射出幽幽的光。绕过桌子坐上爸爸的那把空椅子，我重重地将身子倚靠在冰冷的椅背上，默默地听着墙上的时钟，发出有规律的嗒嗒声……

这时，我才意识到，空椅子，并非我坐上去就会被填满，它在爸爸回来之前永远是空的。空椅子不止在我的眼里，也在我的心里。致敬那工作辛勤，早出晚归，还要满足儿子诸多愿望的平凡人。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326号

阿列桑·戈尔巴乔娃《花束》



乡间一日

□南京 王慧琪

两个多月不动弹了，想到去盱眙那处早几年买来打算养老的房子里，小住几日。

那天近午时分，女儿开车，载我与太太并小外孙，行约三里地，抵一处湖边码头。购得三张船票，本欲乘画舫游湖。惜游客稀少，规定须满六座方可开船。候了半个时辰，不见人来，也不肯破例为我们单发船只，宁可接受退票。等船时，码头地摊上有一堆五颜六色的小铅桶，配以同色小锹在卖。小外孙闹着要去挖沙，太太给买了一副。

因无船可乘，便改玩其他。沿一条两边栽有不少松杉的林荫道走了一段，见一盖得甚为抢眼的民居。门前一块颇开阔的空地，间杂有树木婆婆，配有石凳石桌，还竖有“药圣”李时珍石像一座。近前询问，果然住着一户中医世家。

太太平日喜爱养花种草，行至一

片林中，见松下有多株随意而生的野玫瑰，一时兴起，用新购小锹，想掘一株回去移栽。殊料那锹只是个看看的玩物，使不了劲的，没挖几下，锹柄断了。我牵了小外孙去敲先前那所民居的门，想同他们借把锹使。

一位老太太从门里出来，与她拉呱了几句。得知老人家已经八十有六，但身板还挺硬朗，说老伴是当地的名中医，系其父嫡传；他又传给了几个儿孙，如今分散在各地行医；连儿媳、孙媳也都干的这行。这次春节节前都一个个回来，却被疫情阻在家中，难得有这么长的时间让一大家团在一起。言语间忽露戚戚之色，说老头早两年没了，否则重孙几个围着他转，不知有多快活呢。问她家里有没有铁锹什么的，可否借与一用？她说大儿子一早拿了些工具上山弄草药了，嘱身旁的孙子再去屋里找找。没一会，拿了把锄头出来，老太太说，将就着用吧。

我也就只好提了出去，让太太

把手上干了一半的活儿结束掉。

小外孙虽只两岁多点，与外婆黏得什么似的。回到住地，见外婆挖坑，他也在旁捧土；待掘回的野玫瑰栽培停当，外婆差他给新苗浇水，他弄得衣裤湿了也全然不顾。

晚来在镇上一处唤作“外婆家”的小饭店吃饭，女儿点了份龙虾。老板说，这个季节的龙虾大都是青的，没长老扎呢，不过吃也能吃了，尝个鲜吧。

我稍许饮了点酒。酒后回房，在灯下读一个公众号上关于清明的诗。读到诗人麦子的一首，不禁泪下。诗曰：“写到别离/你就在泥泞的路口等我/写到满枝的梨花/你就在月光下的树影里等我//我把村庄写完/写到你时/忍不住掩面而泣//天上人间，母亲/我们会在哪一世的山水间/再度重逢。”

往年的清明，总会早早地去母亲墓前问安，而今春却让母亲久等了。心底突生难遣的哀伤与歉疚。